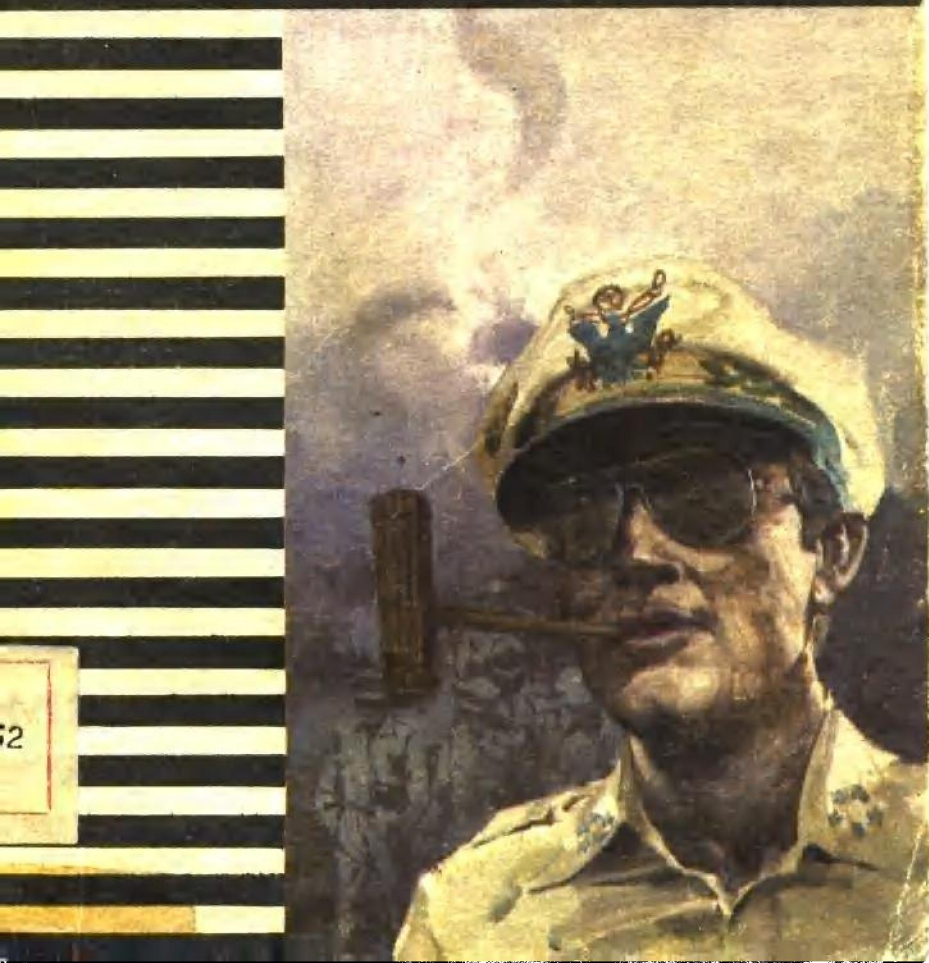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

MacARTHUR

〔美〕小克莱·布莱尔 著



麦 克 阿 瑟

〔美〕小克莱·布莱尔 著

翟志海 张明学 滕学振 译

于 永 安 校

战 士 出 版 社 出 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 二 一 二 工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frac{3}{4}$ 印张 插图4 275,000字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沈阳第一次印刷

书号: 5185·20 定价: 1.2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为了帮助读者较系统地了解一些外国著名军事人物的情况，参考和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了这套《外国著名军事人物》丛书。这套丛书着重介绍这些军事人物所处时代的战争特点，及他们的军事实践、军事成就、军事思想、指挥风格和指挥艺术等。选译时，我们注意了选那些不同历史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并对版本作了选择。一个人物出一种书，从今年起陆续出版发行。

本书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传记。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的五星上将之一，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美国侵朝战争时期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他指挥过一些重要战役，在太平洋战区为美军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军事界称他为“天才的、杰出的军事家”。

本书作者小克莱·布莱尔是美国自由作家。他用流畅的文笔，生动的语言，描写了麦克阿瑟的军事生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指挥的重大战役，作者从战役的背景、美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攻守态势，到双方指挥员尤其是麦克阿瑟如何制定作战方针和定下决心，以及战斗进程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叙述。此外，对麦克阿瑟在美国侵朝战争中采取的行动也作了较详细的记述。这本书1977

年问世后，即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并被拍成电影。由于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观察问题，书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如：诬蔑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斗争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是“侵略行为”；宣扬美军在战胜日军的战争中起了“决定作用”；吹嘘麦克阿瑟的所谓“军事天才”等，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分析批判。

为了便于阅读，译者为每章加了标题。

战士出版社

1983年10月

目 录

沉重打击	1
将门之子	6
“西点”毕业	12
赴法作战	19
整顿“西点”	26
出任要职	35
三度赴菲	43
灾难将临	52
部署失当	57
潜艇溃败	62
撤离巴丹	69
陷入困境	75
“光荣”南撤	84
重整旗鼓	91
“秘密武器”	100
疏忽失算	109
调整指挥	113
初见转机	123
俾斯麦大海战	130
莱城战役	140
拉包尔受挫	147
“车轮”计划	156

“紫色”密码	166
“阿”号计划	175
首次竞选	184
珍珠港会晤	192
打回菲律宾	202
莱特湾大海战	210
陆上受阻	221
吕宋登陆	230
重返马尼拉	239
收复巴丹	247
冲绳战役	259
日本投降	271
进占日本	283
改造日本	294
再度竞选	305
准备侵朝	315
朝鲜战争爆发	321
仁川登陆	333
向北推进	340
中国参战	348
仓皇溃退	358
“壮志”难酬	367
返回美国	376
最后的岁月	384

沉 重 打 击

1941年12月8日凌晨，马尼拉饭店楼顶上豪华房屋的主卧室里，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接电话的人是指挥美国驻菲律宾陆、空军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中将，打电话的人告知这位将军，日本人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

关于麦克阿瑟本人得知这一震撼世界的消息后即刻作出的反应，他没有留下只字片纸可供考究。但毫无疑问，他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震惊得瞠目结舌，手足无措。他匆匆地穿上衣服，叫来他的汽车，一辆1941年出厂的崭新的凯迪拉克牌黑色轿车。司机驾着轿车穿过马尼拉市漆黑寂寥的大街，驶向围着坚厚的石头城墙的老城，进入饰有盾形徽章的大门。凯迪拉克牌轿车蜿蜒穿过老城内狭窄的街道，停在维多利亚一号街上。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这是一组建在老城坚厚城墙上的建筑物，里面房间互通，外表平淡无奇，看上去好象临时工棚。司令部里灯火通明，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都已聚集在一起。

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宽敞豁亮，窗户宽大，天花板上悬着吊扇，通风良好。这在来访者看来不象军事司令部，而倒更象一个正经八摆的会客厅。室内摆设典雅别致，有古书古画，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嵌花柜橱，一个软沙发，几把舒适的坐椅，一副漂亮的中国式屏风和一张齐本德耳式大写字台。麦克阿瑟立即走到写字台前，把他的参谋人员和

几个与他最亲密的顾问召集在一起。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看上去仪表堂堂，他清瘦、漂亮，处处表现出军人的气质。他虽已六十一岁，但看上去要足足年轻二十年。他身高五英尺十七英寸，腰板挺得笔直，“仿佛脊柱是一根旗杆”。他的眼睛和头发都是深褐色——有人说他的头发是染过的。他烟瘾很大——抽烟斗、雪茄、纸烟——但从不饮酒。他的军服整洁、笔挺，剪裁得十分合体。他诙谐幽默，像是一个电影明星，仿佛他的举手投足，言词谈吐，都是在进行彩排，仿佛他醒着的每一时刻都要记录下来，或拍成电影，存入史册。他有强烈的自负和虚荣心，这是显而易见的。

来访者最想了解的还是麦克阿瑟的思想。他思维敏捷过人，训练有素，纪律严明。麦克阿瑟手下的一位高级将领马修·B·李奇微，认为他是真正的“天才”。另一位将军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曾写道：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就我所知是无与伦比的”。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历史、人物传记、哲学、科学、法律。很明显，凡是他所浏览过的东西都很少忘却。艾克曾写道，一“读完讲稿或文件，他就能立刻成诵，一字不漏地背出全文”。他常常复述出一、二十年甚或四十年前召开的会议的微不足道的详情细节，使来访者大为惊奇。

麦克阿瑟发表谈话，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来访者漫不经心地提出三两个问题，通常就能听到他滔滔不绝地说上一个半小时，使人无法插话。这种经历是难以忘怀的。无论谈的是什么话题，麦克阿瑟都能说得绘声绘色，富于表情，中肯而扼要，从不停顿以选择词句或组织思路。但说起来没完没了。在滔滔不绝地说话的同时，将军总是不

停地踱来踱去（他好象坐下来就不能说话似的：一个随从参谋估计他每天要踱步五英里），削瘦、细长的手举着烟斗，点了又点，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他专心致志，循循善诱，朝气蓬勃。多数来访者都深为感动，无不从内心深处油然升起对他的无限钦佩。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在私下善于即席讲话的才能，在公开场合却没有表现出来。麦克阿瑟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总是要精心拟写，格外冗长，夸夸其谈，常常华而不实，言中无物，又往往因语句结构复杂，追求华丽的词藻，袭用优雅的古典语言，而显得杂乱无章。他的讲话故尔单调乏味如同嚼蜡，枯燥无趣而又过于严肃。这样，那些不真正了解麦克阿瑟的人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印象，会误认为他是言过其实，故意卖弄学识，没有幽默感，缺乏想象力。

当然，他也确实有弱点。他盲目地渴望别人对他的赞誉崇拜，正如李奇微所说，这“使他在一些场合伸手要荣誉，或者贪他人之功据为己有”。总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提及麦克阿瑟时只呼其名，而他在这些新闻中却总是要提到“我的陆军”，“我的海军”，或“我的空军”。他感情容易冲动，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自以为一贯正确，这使他往往忽略或小视参谋人员更符合实际的批评建议。他一经定下行动的决心，就不愿再听到别人用“行不通”或“也许行得通”来回答他，这必然把参谋人员中那些精悍干练者摒诸门外，而独留下唯唯诺诺和阿谀奉承之辈。他想尽量使自己囿于办公室或楼顶房屋之内，深居简出，避开那些日常的交往应酬，但这却使他失去了同战场上的军人或马尼拉各界人士相互接触和征询意见的大好机会。他一点儿也不能容忍批评或承认错误，他甚至会竭力掩饰错

误——或大言不惭地说谎。

虽然没有人记载下在马尼拉至关重要的参谋会议上都说了些什么，但无疑大多数人都如坠五里雾中。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麦克阿瑟都没把日本的军事机器放在眼里，他认为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各种远征作战中伤亡惨重，被拖得精疲力尽。他曾乐观地对他的参谋人员说，他不相信日本人会公开采取针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如果采取行动的话，至少要到1942年4月。他设想，假使开始公开行动，也会首先正式宣战。

他错误地、极端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的能力和企图。事实上，日本人已着手计划一次军事行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胆、最有成效、最富于创造性的军事行动之一。日本人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用武力征服整个西太平洋、远东和全中国，把白种人从这些地区赶出去，最终建立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说得悦耳一点，即为大东亚共荣圈。这将是一场“速决战”，使美国及其盟国受到如此严重的削弱，丧失信心，以致于不得不屈服，默许日本人占领已经征服的地方。

现在有如精密仪器一样准确透露出来的日本战争计划，包括如下预想：一、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摧毁在珍珠港；二、夺取威克岛；三、同时袭击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之空海军和英国在香港的基地；四、占领泰国和马来半岛，进而攻取新加坡。在麦克阿瑟的空海军被歼灭之后，日军就要入袭和攻占菲律宾，然后南下婆罗洲、西里伯斯、爪哇、帝汶岛、新几内亚和——或许——澳大利亚。

日本战略的关键一环，就是要迅速吞并当时在美国直

接保护下的菲律宾联邦。那时的菲律宾和现在一样，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资源（除了铜矿之外），但这个巨大的群岛却居住着一千七百万倾向西方的人，它阻隔在日本和它南面盛产石油、稻米的战略要地之间。敌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对气势汹汹的征服者犹如芒刺在背。菲律宾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就能作为向南进击，尔后保护日本漫长的运输补给线的空海军基地。

参加参谋会议的人，谁也没有察觉这一计划，更是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菲律宾被首当其冲地列在日本的目标清单上。事实上，他们恰恰作出了相反的推测。固然，日本已经袭击了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日本会不宣战就进攻一个有自己政府的联邦菲律宾。此外，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往事的回忆》中说，最初来自珍珠港的报告把人引入了歧途。这些报告报称日本人受到了“挫折”，如果这是确实的，他们当然不会这样快就进攻菲律宾了。所以，在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应该对日本的背信弃义保持高度警惕，搜寻蛛丝马迹的时候，他们却优柔寡断，高枕无忧，酿成了危险。几小时后，灾难就要降临了，从而决定菲律宾群岛其后四年的悲惨命运。

将 门 之 子

在开始叙述这次可怕的灾难和其后的无数次灾难之前，我们不妨打开历史的书卷，深入探究一下这个非凡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身世。他是从何而来？是什么命运把他带到了菲律宾？

关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任何传记，都必须以简略记述他的父母开始，他的父母也都是非凡的人物。他们对儿子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对他性格的形成和职业的选择之影响，都超过了大多数的父母，当他长大成人后，使他在困难的时刻能以爱和理想鼓舞自己坚持下去。

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首先是个军人。他于1845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奇科比，是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儿子，在阿瑟四岁时全家迁到了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老麦克阿瑟是个律师、政治家，在后来的数年间又当上了首都华盛顿显赫的联邦法官。

1862年，阿瑟·麦克阿瑟在只有十七岁时，就参加了第24威斯康星州自愿步兵团的密尔沃基分队。在随后的两年半期间，他表现出令人畏惧的勇敢和顽强。他到过佩里维尔、穆尔弗里斯博罗、传教士山、亚特兰大、纳什维尔，曾多次负伤。他荣获了国家的最高奖赏——荣誉勋章。他十九岁晋升为上校军衔，指挥他所在的步兵团，是联邦军队中最年轻的上校。1865年6月，他二十岁时把步兵团带回密尔沃基，遣散复员，他便开始学习法律。

然而，戎马生涯使他恋恋不舍。当了一年的平民百姓之后，阿瑟·麦克阿瑟重又穿上军服，进入正规部队，领上尉军衔。在其后的二十三年期间，他一直当上尉，辗转过许多地方，多数是驻扎在艰苦的西部和西南部边界营地，征讨印第安人。1889年，他被提升为少校，到首都华盛顿陆军司令部服务四年。在那里，他获得国家法律学校的法律博士学位。之后，他再次被提升——晋升为中校——并到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任职四年。1897年，他已五十二岁，被派往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要不是因为爆发了西班牙——美国战争，他可能会在那里和和平平、默默无闻地度完他的军旅生涯。

1898年4月宣战后，阿瑟·麦克阿瑟被提升为准将，指挥一个步兵旅，这个旅被用船运到了菲律宾。他率领全旅勇敢地投入了很快便告结束的马尼拉战役。然而，真正的声誉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而来的。西班牙投降后，美国便占领了菲律宾——付一千五百万美元作为补偿。菲律宾人对这一交易持悲观的态度，他们需要的是完全彻底的自由。一个名叫埃米略·阿吉纳尔多的愤怒的反抗者，宣称他自己是菲律宾的主宰，展开了反抗美国占领军的浴血战斗。麦克阿瑟将军此时已指挥一个师，在这场镇压阿吉纳尔多及其叛乱的不得人心的战争中，他是战场上的主要指挥官。麦克阿瑟十几次浴血奋战，终于俘获了阿吉纳尔多，美国的报纸以显著版面报道了他的功绩。他很快便成为美国驻菲律宾所有部队的指挥官，并被任命为该群岛的军事总督。这是阿瑟·麦克阿瑟作为军人的鼎盛时期。

麦克阿瑟在他任军事总督之职的十四个月期间，以坚决但却人道的手段进行统治管理。他实行许多项自由化改

革，创建了免费公立学校制度：根据他在法律方面的经验，改革了古老而残酷的司法制度。他发起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并奠定了建立军事机构的基础。但是，由于来了一个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首的文官管理委员会，他的处境便急转直下，处于不利地位了。麦克阿瑟和塔夫脱几乎立即发生争执，都恼羞成怒，一封接一封地向华盛顿写信告状。麦克阿瑟被解职，调回国内；塔夫脱成为文职总督。

按理说，阿瑟·麦克阿瑟应该被任命担当陆军的最高职务，即新设立的参谋长之职。但是，也许因为他同塔夫脱的不睦和仇隙，以及他写给华盛顿的人发雷霆的信件，使他失去了这一荣誉。在其后的数年间，他在一些不为人们所注目的岗位上供职，日俄战争期间曾去日本当高级军事观察员，后又获得荣誉晋升，当上了中将（没有具体职务）。在从军四十六年后的1909年，他退役隐居了。三年后，他在向一批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发表演说时，猝然逝去，时年六十七岁。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母亲玛丽·平克尼·哈迪，于1852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是一个有钱有势的棉花商人十四个子女中的一个。在她九岁时爆发了南北战争，她的弟兄和亲戚都去前线为联邦作战了。她和她的姊妹们也很快离开诺福克，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别墅里静待战争结束。战后，“小妮”（她的绰号）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巴尔的摩一家精修学校——蒙特·德·塞尔斯中等专科学校。1874——1875年冬天，她已经二十二岁，便到新奥尔良去赶赴社交活动季节。在四旬斋前的狂欢节最后一日的舞会上，她结识了三十岁的光棍汉阿瑟·麦克阿瑟上尉，

那时他正驻扎在新奥尔良。1875年5月19日，他们在“水乡泽国”的诺福克的哈迪种植园结了婚。

在四年半的时间里，麦克阿瑟夫妇生育了三个孩子，均为男孩：阿瑟、马尔科姆和道格拉斯。道格拉斯于1880年1月26日出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军营里。之后不久，全家迁往新墨西哥州的温戈特堡，时至1883年，年仅六岁的马尔科姆在那里死于麻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死对我母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这似乎使她对阿瑟和我更加怜爱了。这种关系后来成为我一生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

在道格拉斯四岁时，全家又迁到了塞尔登堡，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鲁塞斯以北几英里格朗德河畔一个小小的哨所。麦克阿瑟回忆说：“甚至在我会走路和说话之前，我就在这里学会了骑马和打枪。我母亲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开始教育她的两个儿子。我们的教学不仅包括最简单的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启迪我们的责任感。我们懂得了，对于该做的正当之事，不管个人做出什么样的牺牲，都要去实现它。我们的国家永远高于一切。有两件事必须终生禁忌：永不说谎骗人，永不惹是生非。”

据众人云，道格拉斯在他形成性格的关键时期，从他母亲的身上受到许多教益。他母亲把家庭中两方面独立战争前那种早期的高贵血统揉和在一起，有着一种贵族派头。她确信不疑，在古老的南方优良传统的熏陶下，道格拉斯有着坚定的家庭观念和维护荣誉的责任感。她鼓励他学习研究历史，浏览世界上杰出领导人的传略。作为一个主教派教会成员，她向他灌输了强烈的宗教观念。她凡事主张干脆利落。道格拉斯（象他母亲一样）从幼年起就过于讲

也无法入睡。他感到头晕目眩，一呕为快。他回顾说：“但是，我母亲沉着冷静的话语使我鼓起了勇气。‘道格，’她说，‘如果不紧张慌乱，你肯定可以取胜。你必须自己相信自己，我的儿子，不然的话，别人谁也不会相信你。要树立起自信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纵使不能取胜，你也会知道你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去吧。’”金榜揭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独占鳌头。